紅樓真夢/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九回　開吟社探春賞花　忤親庭賈環逃杖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蘭赴試春闈，王夫人、李紈未免懸念。探春因為替王夫人解悶，便向周瓊說明了，回來暫住。此時，李紋、李綺雖已許字，尚未出閣，李嬸娘怕李紈煩悶，也叫他們姐妹來此作伴。一時頓覺熱鬧。

探春本愛園居，此來正值春暖花開，韶光綺麗，便回了王夫人，帶同侍書、翠墨和跟來的婆子們，搬至秋爽齋住下。又攛掇李紈和紋綺姐妹，都移住稻香村，李紈久有此意，自然樂從。王夫人因園中久荒，先吩咐賈璉傳知管事們，多派人役打掃房屋、修整花樹，有些坍壞破損的都重修了。只消旬月工夫，便覺氣象一新，荒埃盡掃。

寶釵又對探春說起替湘雲一番打算，探春與湘雲素來相得，也覺得這們安頓最為妥當。趁便和惜春商量定了，便去回王夫人。王夫人道：「雲丫頭寡婦失業的，沒有投奔怪可憐的！咱們平常白養著許多閒人，他又是在這裡住慣了的，難道還多著他麼？若來了，只管同在家裡一樣，不要生分才好。」探春道：「史妹妹那人是沒有心眼的，和四妹妹也說得來，太太不用張羅他，只交給四妹妹就得啦。」當下說定了，就告知寶釵打發人去接。

剛好有南邊新來的京官，要尋找住宅。湘雲把那房子賃給他，連粗家具也作了價，

只帶著衣箱和幾只書箱，搬至櫳翠庵和惜春同住，仍是翠縷貼身服侍。白天尋姐妹們談笑，有時逛逛園景；夜裡自去參閱道書，比在家裡倒舒服了。

那天早上，探春從王夫人處請安回來，走過沁芳橋畔，見兩棵杏花開得似雲蒸霞蔚，許多

蜜蜂圍繞花枝上飛來飛去，嗡嗡不絕，想到唐人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的詩句，這個「鬧」字真形容得妙。那稻香村一帶杏林，不知更開得如何繁盛！便想尋惜春、湘雲同去玩賞。又覺著身上微涼，走到岔路，吩咐侍書回去取衣服，獨自向櫳翠庵而來。

此時，庵畔梅林已是綠陰青子的時候，淨爐清磬，分外幽靜。探春見門內無人，徑自進去。剛進前廊，廊上掛著一架白鸚鵡，陡然念了一聲「南無觀世音菩薩！」冷不防嚇了一跳，笑道：「四姑娘這裡連鸚哥都通禪了！」湘雲在惜春屋裡坐著說話，聽見了，忙迎了出來，說道：「三姐姐真起得早。」探春道：「你們不是都有早課麼？怎麼今兒這們清閒！」湘雲道：

「四妹妹天沒亮就起來，忙了一早起，剛念完了。我可有什麼早課呢？說是修道，也不過是一句話，只算當櫳翠庵的香婆罷了！」

惜春問道：「大嫂子搬到園子裡沒有？」探春道：「你真是世外之人，一切不聞不問。大嫂子搬來好幾天，連紋妹妹、綺妹妹也一起住下了呢。」湘雲道：「這都是三姐姐要重興詩社，鬼使神差的把他們都送了來啦！」探春笑道：「我正為這個來找你們。剛才我瞧見杏花盛開，想和大嫂子商量開個『杏花社』。他那裡杏花最多，想必更盛。咱們同去看看何如？」惜春道：「去一趟也好。他們來了，我還沒有見著呢。」

正說著，侍書取了一件春羅薄棉襖來。探春一面換衣服，說道：「杏花都開透了，天氣還這們涼！也是少有的。」侍書道：「聽他們說，前兩天西山還下雪呢！」惜春看他換了衣服，說道：「三姐姐要到稻香村去，這就去罷。」正要走，湘雲忙道：「等我拿件東西帶了去。」大家等他回來，卻仍舊空手，探春笑問：「你拿東西呢？」湘雲笑而不答。一路走著，正值春陰天氣，只見遠近各處重樓疊榭，夾著許多花樹；綠濛濛的便是一堆煙柳；淡紅淡白、如煙似霧的，便是一片開乏了的山桃；又有翠檻藏花，紅亭枕水，處處賞心怡目。將近稻香村，便見前面一帶綠疇圍繞，高高下下，千萬枝杏花通紅如火；緊接著土垣茅舍，一帶竹籬。籬門外站著一班人，正是李紈和紋綺姐妹，帶著

丫環們在那裡看花。

李紈見了他們三人，笑道：「我算定你們要來，預先在這裡迎接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也是聽耳報神報導：大嫂子高興賞花，來湊趣的。」紋綺姐妹都和他們久別初逢，不免寒喧問候。李紋道：「那回，在這園子裡釣魚玩，還在眼前似的。我在家裡做的夢，一半都在這裡，想不到真又來了。」湘雲道：「這幾年裡頭，不但三姐姐去過南邊，連咱們在城裡的，也沒得見面，叫我好想！」李綺道：「真是的，姐夫的事，我們姐妹總也沒得去瞧你。頭一件，先不知道住址；第二件，除掉來這裡，我媽也不放我們出去應酬，只在家裡悶著。」李紋道：「可惜琴姐姐不在這裡，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能來呢？」李紈道：「我聽寶妹妹說：那梅家不久也要起復來京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提起釣魚來，我還想起二哥哥裝姜太公的樣兒，未免可笑。那回，我們都得了采頭，只他沒得著，到底不大好。」大家想起寶玉，各自歎息了一回。

李紋道：「我聽說這園子荒廢久了，又常鬧鬼。到了這兒，看著還沒改樣；住著也很安頓。可見那些話都靠不住。」惜春道：「那些話本來是造出來的，倒是荒廢是真的。新近小修理了，才有這個樣兒。」

李紈又引眾人步至花下玩賞。此時，杏花只開了三四成，恰到好處。湘雲道：「這杏花的枝幹很像梅花，只沒有那種清香。」探春道：「南方的梅花還不如杏花呢！那年，我從海門路過永嘉，見著觀察使陸公的夫人。他約我茶山去探梅，那花全是單瓣兒，又開透了，白稀稀的沒什麼看頭。他們說鄧尉的香雪海也是如此，不過花多罷了。」李紋道：「我逛過虎丘的寒香院，有百十棵梅花，倒都是雙瓣兒，也有硃砂、綠萼。走近了就聞見一股幽香，那品格當然在杏花之上。」湘雲道：「杏花也有綠萼的，我叔叔聽太常寺老爺們說起，社稷壇後面有一棵白杏花，開了花就同綠萼梅一樣。花了錢找著老公，去偷看過一趟，果然不錯。可惜，那地方咱們走不到的。」眾人在花林裡徘徊了許久。李紈道：「今兒陰天，春寒很重，你們屋裡坐罷。」湘雲等也覺微寒，就一同進屋坐定。素雲沏了新茶送上，大家喝著，仍舊說笑。

探春笑道：「這可該說到正文了。今兒專誠拜謁，請稻香老農做個社主。這樣好杏花，還不該開個『杏花社』麼？」湘雲道：「今年杏花開得比往年都盛，好像知道我們來了似的，不可辜負了他。」李紈道：「從前做了許多詩，總沒詠過杏花。唐宋人的詩，單詠杏花的也不多，倒是個好題目。就是今兒太倉猝，這裡地方又窄，筆硯也不齊，怎麼起詩社呢？」

探春道：「改日子又得重約，就是今兒罷。只要說定了，到我那裡去也是一樣的。」李紈道：「咱們先點點人數。除我不算，蕉下客、枕霞、藕榭和我兩個妹子，也有五個人，不算很少了。」惜春忙道：「我是只會看花不會做詩的，不要算上我。」李紈道：「還是照舊推藕榭謄錄監場罷。我另想起一個人來，咱們把邢大妹妹也約了來好不好呢？」探春道：「他住得遠，今兒來不及了。」李紈道：「你不知道麼？姨媽家又搬到梨香院前邊，打這裡便門過去，很近便的。」湘雲道：「蘅蕪君是咱們社裡的台柱子，豈可短了他。」李紈道：「他眼看就要恭喜，就是滿心要來，太太也不許的。我們把題目送了去，做不做由他罷。」探春忙著打發人去請邢岫煙，一面同眾人回秋爽齋來。

湘雲見齋中陳設已備，每人一個檀幾，幾上各色舊磁花瓶都插著杏花，筆硯詩箋，位置妥貼。便笑對探春道：「三姐姐真是善用兵法，你什麼時候交代的呢？」原來探春商定在秋爽齋集社，暗地裡遞個眼色與侍書，令他回來佈置。眾人正在說得熱鬧，那裡理會。當下，見湘雲笑他，便也笑道：「我們還會做賊呢！你不信，只問王善保家的就知道了。」李紈瞅了探春一眼，又拿話岔他道：「三妹妹，你把題目先議定了。還是稻香村賞杏花，還是專詠紅杏？」探春道：「若提出稻香村來，便要替你們頌聖。蘭哥兒不是要曲江簪杏麼？那們著倒俗了，還是專詠紅杏的好。」

李紈取過一幅砑紅窄花箋，寫了「賦得紅杏」四個字，便要限韻。探春道：「那回詠紅梅，二哥哥再三央及不要限韻。我看限韻也太拘束，隨各人做去罷。」湘雲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籤筒，只有二寸多高，象牙製成，雕刻精巧。說道：「我有個玩意兒。這是韻筒，按著詩韻配的簽，各人抽著什麼簽，就用什麼韻。各憑天斷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怪不得你剛才去了半天，巴巴的把這撈什子帶了來，我還當什麼要緊的關防匣子呢？」

說得大家都笑了。

正笑著，人回「薛二奶奶來了。」眾人忙起立招呼。岫煙一一見過，又和紋綺姐妹說了一回話。李紈先替寶釵拈韻，抄了題目，打發老婆子送去。然後，眾人各自抽籤定韻。最後是湘雲拿著牙筒，似拜佛求籤的樣子，高舉頻搖，口中念道：「南無大陳芳國主菩薩，給我一個好籤。」少時，掉下了一根，湘雲拈起看了，向桌上一摔，道：「偏又碰著他，真是該死十三元了。」眾人又復大笑，翠墨點起一根龍涎香來，這才各自凝神構思。

探春靠著欄杆看庭外的梧桐，口中不住吟哦。一時，得了六句，先要去寫，見湘雲坐在樹陰下一塊太湖石上，手拈著一枝杏花在那裡出神；叫了兩聲「史妹妹」也沒有聽見。便回身進屋，就檀幾花箋寫了出來。李紈看是：

賦得紅杏拈得東韻

九萬春花占早紅，裁成豔錦仗天工。

凝脂影蘸村簾雨，散綺香兜牧笛風。

簪向上林吟鬢濕，宴回曲苑醉顏融。

尋芳試過長安陌，十里輕塵一色中。

詩後寫著「蕉下客」三字，不免吟哦贊賞。探春笑道：

「我說不頌聖，還是頌聖。『簪向上林』『宴回曲苑』都是預賀蘭哥兒的，社主應該特別獎勵才是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你沒聽見新近一個翰林，因為全篇頌聖，倒把館元丟了麼？」

此時，邢岫煙正在座上澆几支頤；紋綺二人出去，在花林中散步。一直至沁芳橋畔，看那兩棵杏花，好一會子才回來。

陸續吟就，交與惜春，謄在一幅冰紋長箋。第一首就是探春的，底下依交卷先後為序，挨次看去，是：

賦得紅杏拈得侵韻　李綺

如燒花光破嫩陰，奉誠園近愜憑臨。

妝濃恐被啼鵑染，香暗重教語燕尋。

歌板樓台春雨濕，酒旗城郭夕陽沉。

倚雲此日芳韶好，何況聽鶯近上林。

賦得紅杏拈得麻韻　李紋

如向花前見麗華，水邊林下亦橫斜。

光分彩管吟香榭，影界青簾貰酒家。

洗淡風光防有雨，堆來春色看成霞。

不須更按燕山曲，自揀繁枝伴絳紗。

賦得紅杏拈得庚韻　邢岫煙

桃李東園一笑輕，風前鬥豔見盈盈。

影扶晴旭分瓊苑，夢逐飛霞過赤城。

寶炬烘春花似鞾，錦細沾雨酒微醒。

繁華付與閒鶯燕，濃淡看渠總有情。

李紈念一句，稱贊一句。眾人也都趕來同看，邢岫煙道：

「紋妹妹『洗淡風光』『堆來春色』兩句，不著烘托，全用正面寫法，真見工力。」探春道：「我倒愛綺妹妹『妝濃』『香暗』兩句，有底有面，不同泛作。」李綺道：「你看邢大姐姐那首句句扣題，句句都有新意，那才是有底有面呢。」

邢岫煙正要謙遜幾句，李紈道：「香都點完了，史妹妹到那裡去了？怎麼還沒交卷？」探春便拉著邢岫煙去尋。尋到院外，見湘雲尚坐在太湖石上寂然不動，只是入定的樣子，手中還拿著杏花。探春道：「我看他坐在這裡已經大半天了，別是坐化了罷！」

剛好，地下掉了一朵大玉蘭花，便拾起來向湘雲扔去。正打在臉上，不禁「嗳喲」一聲！瞅著探春、岫煙還在發愣。探春笑道：「雲丫頭，你怎麼啦？有什麼不舒服麼？」湘雲方才覺悟，說道：「你們不好好做詩，瞎鬧些什麼？」探春道：「我們卷子都交齊了，單等著你呢。你向來催人的，今兒怎麼落在大後頭了。」湘雲也不禁自笑。忙至屋內，一面想著，一面寫著。眾人圍繞爭看，寫的是：

裁綺為帷錦作幡，東風昨夜到閒門。

李紈道「這兩句就好，不用杏花的典故，又確是杏花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他拿著杏花，捉摸了那們半天，把杏花的神都勾了來，焉得不好呢？」湘雲掩著詩箋道：「你們再打趣我，我就不寫了。」李紈忙道：「讓他寫罷，不要攪亂他的詩思。」

於是，眾人走開，自去閒談。等了一會，湘雲才寫完了。又圍著來看接續寫的是：

流霞引入花天夢，飄雨催醒杜宇魂。

絳闕影回扶彩袂，朱樓春滿勸金尊。

輕煙淡粉休摹擬，夢到江南牧笛村。

探春看了，笑道：「雲妹妹人有仙心，詩也有仙氣，真要讓他獨步了。」邢岫煙道：「此詩妙在一片神行，毫無雕斲痕跡。誰知道他是苦思得來的呢！」紋綺二人也痛贊了一番。惜春道：「詩都齊了，還不請社主評定麼？」探春便請了李紈過來，將各人所做，從頭細閱，笑道：「都是好的，叫我怎麼去取呢？必要分給甲乙，當然首推枕霞，邢妹妹次之，再其次是綺妹妹、紋妹妹。只是三妹妹要抱屈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公允得很。我那首本來不好，預備拋磚引玉的。」李綺道：「我們做的一樣是刻畫紅杏，只不如史邢二首，把紅杏的神髓都透寫出來。邢姐姐那結句『濃淡看渠總有情』更見得身分呢！

」

評論未了，翠墨領著鶯兒進來，手裡捧著一隻花籃，用新鮮柳枝編成，籃內插著玉蘭、木筆、繡球、鸞枝、金雀各色新花，配著色更見鮮豔。見了探春諸人都請了安，說道：「這花籃是我編的玩意兒，三姑奶奶留下解解悶罷。」探春細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

這真難為你，我倒不知你有這個手藝！」鶯兒笑道：「這還是我小的時候弄著玩的。今兒進園子來，瞧見那堤上的新柳嬌黃嫩綠，怪可愛的。一時高興，掐了些花兒，弄了這們一個。若拿回去，我們姑娘又要說我，只可送到這兒來了。」

湘雲道：「我聽說你的手兒巧得很，還會打絡子呢。你明兒空的時候，給我打一兩件罷。」鶯兒道：「我橫豎也沒多少事，姑奶奶要打什麼呢？」湘雲道：「明兒再說罷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們姑娘做什麼呢？」鶯兒道：「姑娘正做詩呢！姨太太叨叨著不叫用心，也攔不住。剛才太太和平奶奶都去了，說了半天話。等太太走了，姨太太說給平奶奶，平奶奶也說不要用心的好。那知道平奶奶剛走，姨太太在裡屋歇著，姑娘又動起筆來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太太奶奶一大堆，你們聽他說得多們利落。若是寶二奶奶當了家，他不是第二個平兒麼？只可惜寶二爺沒那福氣。」探春聽了，不覺長歎！

只見秋紋匆忙走來，手裡拿著信箋折疊的方勝兒。一見鶯兒，忙道：「二奶奶叫你快回去呢。還說：你這們大了，還這們貪玩，一到園子裡，就不想回來了。」鶯兒答應了，先自趕回。這裡，秋紋見李紈，將方勝兒呈上，說道：「寶二奶奶叫我送來的。還叫我回大奶奶：若是詩社的詩看完了，交給我帶回去，寶二奶奶要借看呢。」李紈先展開信箋，與眾人同看。那上面寫的是：

名園清話，獨阻芳塵。吟社重開，欣傳盛踐。振璇閨之雅緒，知玉盡之總持。韻藻載揚，賡酬有績。溪桃堤柳，頓洗荒寒；鶯榭燕窠，復逢韶麗。幸叨分韻，俾遙附於驥尾；爰感求音，聊自鳴其蚓曲。敢惜畫脂之陋，請追結軌之歡。譬猶霜鍾有例，應以銅山。庶免春宴無詩，罰從金谷。

眾人都道：「很好的一篇尺牘。」再看那詩是：駘宕東風正及辰，九光散入綺羅塵。

乍融絳蠟餘妝淚，錯認紅裙是幻身。

春色酒痕仙苑夢，雨聲燈影小樓人。

牽絲愁問雕樑燕，明日來看綠葉新。

湘雲道：「不但小啟雅雋，這首詩也要數他壓卷。只是言外有無限感慨。他向來不肯說衰颯話，如今也未能免俗了。」探春道：「這詩只覺淒惋，卻很含蓄。究竟是蘅蕪

君的吐屬。「李紈道：「說到傷感，也不能怪他，一時有一時的心境。我們設身處地，又當如何呢？」

侍書來回道：「飯擺齊了。」探春忙將眾人詩稿交秋紋帶去，一面邀岫煙、湘雲、紋、綺等入坐。席間肴饌不豐，卻甚精美，連替惜春預備的蔬菜，也非常可口。李紈正在稱贊，說道：「三妹妹真會調度。今兒倉卒主人，也預備得如此齊整。」

忽見彩雲走來，向探春悄悄的說了幾句話，探春登時變色，連忙催著上菜。眾人不便問得。一時飯罷，知探春有事，也就散了。

原來王夫人尋探春，為的是商量賈環之事。那賈環在東府裡隨同練習騎射，起先以為珍蓉父子必是借此為名，暗中有些玩耍。數日之後，見那幫都是正經人，弓馬以外不過飲酒高淡，他就不願常去。卻要借此出門，尋著賈芸、賈芹那些下流子弟，狂嫖濫賭，無所不為。在外用錢，無非拖借撞騙。有時，從家裡偷了出去。賈政只道他在東府習武，那知道這些事呢？

有一天，在錦香院挑了一個唱曲的，名叫紅嬌。那紅嬌另交了一位闊公子，乃是京營謝游擊之子謝麟，見謝公子有錢有勢，自然傾心於他，那裡把賈環看在眼裡。賈環心中不忿，暗地裡買了一幫地棍，在花街柳巷截住謝麟，飽打了一頓。

謝麟本來地面熟習，偵知是賈環所為，恨之切齒。卻因老輩與賈府世交，又事由歌院而起，回家不敢明說。想來想去，只可暗圖報復，尚未下手。賈環只當他甘心吃了啞吧虧，那膽子越發壯了。勾結了許多狐群狗黨，在京城內外訛詐鋪戶、搶劫娼寮，已非一次。

那天，在西海子茶棚裡閒坐，跟著十來個地棍，都是他的打手。剛好遇見一個老頭子帶著女兒走過，那女兒才十五六歲，油頭粉面，也有七八分姿色。見賈環打扮得邪氣，無意中瞧他一眼。勾起賈環邪火，立時起個暗號，七八個地棍蜂擁直前，把那女兒搶去。任他啼哭叫喊，也沒人理會。那老頭子如何肯捨，拼命大喊道：「救命啊！搶人啦！」卻被地棍們趕回來，找補了一頓好打。許多看熱鬧的心中只管未平，卻怕吃眼前虧，等到他們走遠，才敢去看那老頭子。有替他上傷藥的；也有替他僱跑海車，送他回去的；還有說幾句公道話安慰他的，這已經是仗義的了。

你道那老翁是誰？等他說出姓名，方知也是賈氏同宗，單名一個沅字。論起輩分比賈政還大兩輩，只因家寒係遠，又不肯攀附華宗，所以榮寧兩府沒人認識。回到家裡，又是自己恚恨，又是心疼女兒，氣得要拼老命。幸虧受傷並不甚重，過幾天體傷平復，各處打聽，才知道搶他女兒的便是賈環。心想：

這真應了「大水沖了龍王廟」的那句俗語。

當下，便自己做了一張狀子，預備向五營衙門及順天府各處投訴。他本是刀筆秀才，做的狀辭十分痛切。又想起告狀必得一筆費用，不是空手能進衙門的。此時，身無餘錢，親友中只有賈代儒敘過同宗，又同案進學，向來關切。聞說他近來光景還好，就特地來訪代儒，向他商借。

代儒剛從家塾回來，見他名帖，忙即請進。賈沅氣憤未平，一見代儒，不及寒暄款敘，便將那天被搶、被毆的情形都說了。

又拿出狀詞和代儒商酌。代儒聽見賈環如此縱惡，也非常生氣，對賈沅說了許多氣話。及至看到那張狀詞，敘述得淋漓盡致，並涉及賈政縱子。心中忖量：這張狀子出去，事情可鬧得大了，咱們姓賈的還有什麼臉見人？況且，環小子又是及門，教出這樣學生來，自己更沒有顏面。因對賈沅道：「就事論事，這種辦法原不為過。只是狀子寫得不透切，不能動聽；寫得太透切了，咱們闔族的臉面還在其次，姑娘將來怎麼出門子呢？依我之見：把環小子找來，重重責罰他一頓，勒令他磕頭賠罪，將姑娘即日送還。另外，再想個法子給老叔平平氣。不比張揚出去好得多麼？」賈沅道：「他們府裡要面子，我一個窮儒要什麼臉面？倒是你說起女孩子的話，不能全割出去。若迫到我沒路可走，也就顧不得了！你瞧著辦罷，總要底子面子都過得去。光磕幾個狗頭，當得什麼？」代儒也看出他的意思，說道：「這件事交給我，你那狀子先不要遞，聽我的信罷。」賈沅走後，代儒本意尋賈環替他了事，好幾天總沒尋著，沒法子方來見賈政。此時，賈政在外書房和詹光下大棋，吃了詹光一塊，有二三十子，他又要悔著。正在爭持，人回學裡儒大太爺來了，忙即請進，放下棋子相見。說道：「太爺輕易不大出來的，有什麼事寫個字條兒，打發人來就得了。何必親自勞步呢？」代儒道：「無事我也懶得出門，只因此事曲折甚多，非面談不可。你聽了可不要生氣。」賈政急問：「何事？」代儒便將賈環搶及祖姑，賈沅受傷痛女，要具狀控告，經自己力勸暫擱，詳細備述了一遍。

賈政沒等說完，已氣得暴跳如雷，拍著桌子，把棋子丟了一地。喘吁吁的道：「這

畜生真……真……真不要活……活著了。若不結實打死，我有何面目上見祖宗！」又叫小廝們：「立刻把那畜生捆了來！」代儒道：「訓子是應該的，也要嚴在平時，既出了事，還是了事要緊。事了之後，任你怎麼責罰還不遲呢！」賈政道：「了什麼呢？我跟這畜生拚了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死。等我打死了他，再到沅太爺那裡登門請罪去。」又催問小廝們：「怎麼還不給我捆了來？」問了兩三遍，小廝們方回道：「三爺好兩天沒回來了！奴才傳老爺的話，叫外頭打發人飛馬找去。」賈政拍著桌子道：「這畜生好多天不著家，你們也不來回我，這就該死。一找著就給我捆了來，一面先預備大板子伺候，等我帶到宗祠裡，活活的打死他，以謝我養育禽獸之罪！」又吩咐小廝們道：「你們誰也不許到上房說去，誰說了也一齊打死。」小廝們連忙答應「是，是。」

歇了一會，代儒又道：「政老，你暫且平平氣。在氣頭上，什麼話也不能說。我還有個萬全的辦法呢！」賈政瞅著代儒道：「我豁出去打死他，還要什麼萬全？難道還顧全這禽獸不成。天下弒父弒君的大事，都是委曲求全釀出來的。儒太爺若有什麼高見，且等我打死這畜生再說。」

代儒見賈政氣到如此，無從進言。悄地出去，喚一個常跟賈政的小廝，叫他快到東院請大老爺來，大家勸解。

那小廝慌慌張張的跑去，正遇彩雲從邢夫人處回來，問他：

「何事？」小廝把賈環搶人，賈政生氣，代儒命請賈赦勸解，都說個大概。彩雲早就跟賈環好，豈有不關心的？回去就悄回了王夫人。王夫人不得主意，又打發彩雲尋探春。

探春聽了，又是氣，又是恨。氣的是賈環不上進，做出此等蔑倫之事；恨的是賈芹、賈芸等引他為惡。又怕氣壞了賈政，因此心緒紛亂。勉強陪李紈、湘雲等吃了飯，便至王夫人處。

不知他們母女說得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